

在托马斯大法官看来，平权法案只会让黑人整体一直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因为有平权法案的存在，黑人可以不需要达成其他族裔一样的成果就能得到和其他族裔一样的收获，这就让**黑人群体非常依赖这个平权法案而失去了提升自己的动力**，到头来只能一直仰仗白人的施舍，自己无法靠自己站起来。

那么黑人的出路在哪里呢？托马斯大法官认为是通过黑人的自立而不是政府的政策倾斜。

【报刊文章】

摧毁黑人家庭的，不是种族歧视，而是福利“甜毒”

《南方周末》2020-07-01

和黑人相关的所有社会问题都可以被装进“种族歧视”“奴隶制创伤”之类的大箩筐里，以至于涉及任何种族议题时，政治家和媒体都化身高中历史老师，煞有介事地谈论着一两百年前的陈年往事，反而是近五十年来公共政策很少被审视和讨论。

这似乎是理所应当的，《1964年民权法案》和《1965年选举权利法案》摧毁了种族隔离之后，美国政府推行了大量向黑人倾斜的福利制政策。对这些善意满满、投入大量政府资源的“德政”，唯一被舆论容许的批评就是“做得还不够”。然而，正如过高的糖分摄入导致疾病，福利制的“甜毒”正在摧毁底层黑人。

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无疑是底层少数族裔的家庭结构。2015年美国本土77%的黑人婴儿出生于单亲妈妈家庭，黑人族裔的家庭结构已经分崩离析。

毫无疑问，奴隶制造成了很多罪恶，但是并不包括破坏黑人家庭结构。因为庄园主出于减少反抗、维护秩序的目的，倾向于维护并巩固奴隶家庭的稳定，而黑奴珍视家庭组织对生存环境的支持。因此，南方种植园中，黑奴大家庭是普遍存在的。绝大多数情况下，奴隶交易是以整个家庭为单位。即使单独被交易的奴隶，也大多到了可以正常离开家庭的年龄。

在种族隔离时期，黑人群体总体上继承了过去的家庭观念，甚至比二十世纪一代又一代离经叛道的白人青年更为保守。“黑人老祖母”和“犹太祖母”一样，都是大家庭紧密联系的象征。严父慈母、父慈子孝在很长时期内都是家庭伦理的核心。即便是少女单亲母亲，也怀抱着健康积极的未来憧憬，直到六十年代平权运动后，情况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1960年代末，黑人社会学家乔伊斯·拉德纳到圣路易斯的黑人贫民窟访问了一批十几岁的母亲。她后来的成名作《明天的明天》就是基于这些访问写成的。在书里，她描述了这些已经为人之母的少女为子女设计的梦想：她们希望孩子长大之后能够好好读书，找到稳定的工作，或者是经商从政。从而得出结论说，黑人与白人的梦想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二十年之后，她再次回到同一个社区，重访少女母亲们。结果令她大吃一惊。拉德纳发现，在种族平权运动过去了一代人之后，少女母亲们的梦想变了——她们中许多人觉得，孩子长大以后，和自己一样不工作、吃社会福利并没有什么不好。拉德纳哀叹道，平权运动与国家福利看来还是有许多负面效果的。

遗憾的是，拉德纳的哀叹并没有引起重视。福利制度还在不断出台，到奥巴马时代达到了高潮，老祖母的黑人家庭挺过了奴隶制、挺过了种族隔离，却在浓稠的福利糖浆中溶解得无影无踪。

由于多年来层累叠加的福利政策，没人能够对单身母亲福利做出准确的计算。根据BBC的估算，这些林林总总福利收入大体是美国平均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一，照此计算一位无业单亲母亲在2019年可以获得22500美元。按照美国贫困人口标准，四口人的贫困家庭税前的年现金收入

大致与此相当，而两口之家的贫困标准为税前年度收入 14000 美元左右。显然无业的单身母亲靠福利收入，日子过得比很多贫困家庭更滋润。无业单身母亲的福利主要由下列项目构成：

贫困家庭临时援助（TANF）、补助营养援助计划（SNAP）和失业补助金（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大体可以提供每月一千美元左右的现金收入。其中 TANF 尤为值得一提，其前身 AFDC 无条件提供给任何贫困单亲无业家庭。1996 年 TANF 取而代之，限定了“正在工作、正在寻找工作或接受工作培训”的条件，并且设最高受益年限。然而，实际执行中有很多方式规避各项条件限制，并没有起到促进就业的作用。全美 TANF 平均为每月 418 美元，而 SNAP 为每月 318 美元，再加失业补助金，合计约为每月 1000 美元左右。像加州这样的“福利天堂”，每月可以达到 1500 美元。

类似的按月计算发放的现金补助还有母婴儿童为对象的生育补助 WIC，其中的现金部分为每人每月 40 美元。

还有按年度计算的现金补助如每年 200 到 1000 美元的能源补助、最高可达实际支付房租 70% 的房租补助等等。

除了现金方式的补助，很多福利项目不是以现金形式发放，所以不能直接计算金额。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奥巴马医保改革增加了免费的联邦医疗保险，以及 WIC 等项目还提供了很多内容庞杂的免费公共服务。

这些还不是全部，一些看上去和单身母亲没有直接关系的福利项目，也可以通过“操作”获得。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对贫困大学生的福利资助。大量享受政府补贴的社区大学几乎不设门槛，年度费用在 1500 美元以下，非常亲民。低成本获取“贫困大学生”资质后，就可以申请相应的福利补贴，在一些“福利州”最高可能达到每年 6000 美元。

因此，单身母亲的实际福利收入可能比 BBC 的估算更高。考虑到早早生娃的黑人单身母亲大都缺乏教育基础和职业技能，按照美国各州平均每小时 10 美元左右的最低工资标准收入，她们就业的税前年收入仅为 16000-18000 美元，“吃福利”每年获得两三万美元的待遇明显优于辛苦工作。

这种“优厚待遇”之下，黑人群体的工作意愿还能有多高呢？既然单身母亲们的经济需求可以依赖福利系统，那么只管生不管养的男性也不必辛苦承担丈夫、父亲的责任。对感情关系厌倦之后，“出去买包烟就消失了”，切换成街头“悠闲度日模式”。没有长期目标和家庭责任的得过且过，黑人男性的犯罪率畸高并不意外。而他们的后代，父亲缺席的孩子，缺乏对社会秩序的敬畏，没有健全的伦理观念和家庭责任感，大概率延续父亲的足迹，开启新的循环。

黑人的这些问题不是因为他们的肤色，也不是他们的种族，而是作为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更容易受到福利制度的致命诱惑。至于奴隶制之类的历史问题唯一起到的作用，就是强化黑人群体“历史受害者”的政治自觉，驱使他们凝聚在政客们的身边。政客们分发更多的福利，黑人繁衍更多的铁票。至于福利制的长期副作用，政客们并不关心——奥巴马医保制度分发给单身母亲的医疗保险大单，代价是消灭大量全日制的低端工作，伤害无疑集中在更多从事低端工作的少数族裔。但是，这种伤害是曲折隐蔽的，可以由雇主背锅，而补贴的“蜜糖”就在眼前……

乔伊斯·拉德纳在 1980 年代看到了福利制“甜毒”发作的开头，看到了“和白人一样的梦想”是如何消逝的，看到了平权运动带来的政治地位改善被滥用。三十多年后，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黑人）看到了“甜毒”发作的晚期，溃烂的社区、崩溃的家庭、失去自立能力的失败者群体，以及更为深刻的种族隔阂。种族问题？一言以蔽之，种族问题的表象之下是政治问题，不是福利制度“做得还不够”，而是“做得太多”了。

